

資深作家 影音記錄—— 一塊臺灣文學史的 拼圖

——訪導演鄭宇捷

| 紙上博物館

Director Yu-Chieh Cheng Interview: A Video Project to Showcase Senior Taiwanese Writers

| Museum on Paper

Text by 趙慶華 (國立臺灣文學館)
Image by 國立臺灣文學館

臺文館於 2018 年起啟動「資深作家影音錄製計畫」，以資深前輩作家為對象，針對其生命歷程與文學創作生涯進行口述訪談及影音錄製，2 年來已陸續拍攝 6 位作家：蓉子、黃貴潮、林立、張默、林宗源、朵思，除靜態講述寫作生涯與豐富的生命歷程，親臨作家個人重要生命史現場，也將作家重要文物、手稿等影像入境。本文訪問擔任拍攝重任的鄭宇捷導演，分享與不同背景、不同創作類型的資深作家們從爬梳作品到接觸、訪談，到拍攝、剪輯、後製的獨特經驗，共同尋找臺灣文學史的拼圖。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幅裱框書法對聯：「宗開臺灣文學史，源出鯤島詩詞情」，接著，樂音揚起，鏡頭緩緩移動，老邁的男聲用臺語開講：「我出生的時候，是在 1935 年 4 月 16，我出生在和平街，右手邊是看西街基督教會……。」畫面中的影像則是從街道上踽踽獨行的皮鞋、以仰視的角度捕捉其側影，再到終於將其面容展現在觀者眼前——高齡 85 歲的前輩作家、臺語詩人林宗源，是影片《番薯仔 ê 詩情》的主角，也是臺文館自 2018 年啟動「資深作家影音錄製計畫」以來的拍攝對象之一。

用鏡頭讓作家講自己的話

「資深作家影音錄製計畫」，顧名思義，是透過影像、聲音的攝錄，留下作家的身影；以口述訪談的方式，請作家談他們的人生軌跡、也談他們的文學理念與創作情懷。希望循此建構的，不僅僅是作家個人的生命史，同時也是尚未完成的「臺灣文學史」拼圖當中，得以填補某些佚失的補白。兩年來，陸續拍了 6 位作家；在這一路走來的過程中，鄭宇捷導演作為臺文館和作家之間的橋樑，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畢業的鄭宇捷，拍攝具帶有自傳性質的「私電影」、為高雄印尼移工組成的樂隊拍過紀錄片；由於受到日本「311 事件」影響，開始關注臺灣的工業廢墟問題，因而產製了探討生態環境議題的作品；帶有鮮明反核立場與原住民族關懷的《蘭嶼鄉·朗島村·女人涼臺上》，則獲得了第一屆 MATA 獎（大專校院學生原住民族主題影音競賽）等多項殊榮。這樣一位創作面向豐富多元的紀錄片導演，她坦言自己喜歡實驗性較強的影像，然而當鏡頭對準臺灣文學與作家，她選擇極度節制地壓抑個人化的語言和色彩，「我要做的是讓作家透過我的鏡頭講自己的話、表現他自己的個性、文風，我不編排作家沒有做的事、沒有去過的地方，我希望每一部影片都是屬於作家而不是導演的。」



詩人蓉子。

事實上，這並不是鄭宇捷第一次拍作家——早些年，她便曾為臺文館的「臺灣文學獎」拍過各文類得獎者影片，就是那種在頒獎典禮現場播映，片長兩分鐘左右的極短片。回想當時的經驗，她說，從得獎名單揭曉到典禮舉辦，拍片的準備期非常短，「我們的動作和反應必須很迅速」。有點像隨堂考試吧，充滿即興創作的樂趣，但沒什麼特別困難的地方，「因為」，她的看法饒富深意，「得獎作家們通常正處於創作的高峰期，關於自己的作品，可能已經講過很多次了，所以我可以配合這些狀況來設定情境，讓他們多半能侃侃而談，很順暢地融入影片。」不過，拍攝意興風發、正值盛年的少壯作家，與面對遲暮之年的前輩作家，恐怕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心緒與情狀。

2018年，臺文館完成詩人蓉子（1928—）、阿美族作家 Lifok 'Oteng（黃貴潮，1932—2019）、兒童文學作家林立（1933—）的身影紀錄；2019年，則是詩人張默（1930—）、林宗源（1935—）和朵思（1939—）——這幾位作家的族群身分、性別、創作文類、語言等，都有若干差異，但他們有一個最大的共通點，就是行過漫長的人生之旅和文學之路，累積了豐厚的閱歷見聞，自有挖掘不完的寶藏；然而，進入耄耋之齡，卻也不可諱言的在體力、記憶、思緒或表達能力等各方面，都有若干程度的衰退不濟，當然也就為拍攝工作增加了難度和挑戰。

至今仍與阿嬤同住的鄭宇捷說，她很能體會老人家身體和心理的變化，所以跟每位老作家第一次見面，一定先設法了解他們日常生活的作息，例如早睡還是晚睡、早起還是晚起，唯有先掌握這些細節，才能挑選到他們思慮清晰、談興順暢的時間點，也才知道要怎麼安排拍攝節奏。「一位8、90歲的老人家，不用像演講或回答申論題那樣長篇大論，我們可以把一個大題目拆解為小題組，讓他有餘裕說得簡單卻清楚。」一旦話語開始重複，「那通常表示他累了」，這時就必須讓作家休息。



原住民作家黃貴潮。



兒童文學作家林立。



詩人張默。

受限於時間和經費，這不是一個可以讓工作團隊長時間蹲點，花個3、5年才完成的「大製作」；說起來，不免帶有一絲遺憾，擔心我們是否遺漏了什麼、或錯過了什麼。導演說，「遺憾」是一定的，無論花多少時間，一定會有沒拍到的東西，「拍到的固然珍貴，但是會在我們心裡纏繞不休的，其實正是那個『遺憾』。」決定影片好壞的關鍵，其實不在於拍攝時間的長短，重要的是有沒有盡最大的努力，讓作家晚年熟成的面貌，以充滿敬意與尊嚴的方式，呈現在觀者眼前。

素材收集的過程 滿滿感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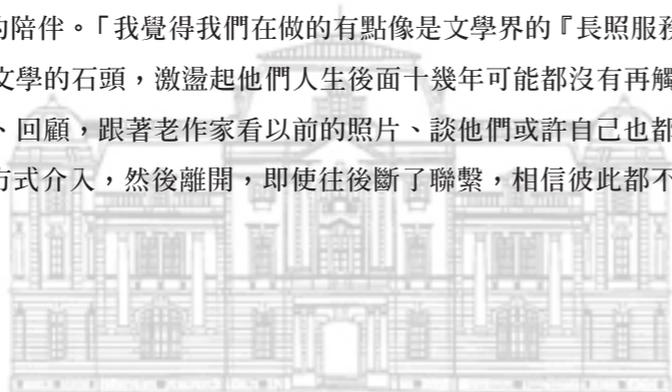
例如戰後本土第一位女性兒童文學創作者林立，這位說故事高手在臺灣文壇一直沒受到太大矚目，可能因為她不是職業作家，所以媒體的報導不多。但實際訪談接觸之後，導演卻驚喜地發現，林立其實就是自己的資料庫，「她把自己的資料收集得非常齊全，從小學時『出版』第一本書開始，上頭還有自己繪製的出版社 logo……。」成為母親之後，林立寫兒童故事，為的是給一雙兒女看；幾大箱的紙本資料裡，塵封著年輕時的日記、育兒手札、俳句創作……，因為此次拍攝，終於得以素樸地出土。最令鄭宇捷感動的是，在林立偶有因記憶力退化而無法回應講述的片刻，作為媽媽過去的小讀者，女兒李若庸稱職地扮演起「提詞者」的角色，「她協助媽媽及我們，把這位資深作家的面貌完整地建立起來」，那種感覺，就好像大家共同尋找一塊臺灣文學的拼圖，「我非常滿足並享受這個過程」。

還有在影片完成第二年便因病過世的黃貴潮。鄭宇捷認為，這位長期蟄居在臺東的阿美族作家，絕對值得臺灣文學和文化界更慎重的認識和對待；包括他的攝影作品、涵蓋漫長一生的日記、阿美族音樂歌謠的採集記錄，「在短暫的拍攝期間，我們很幸運地陪伴他回到故鄉宜灣部落，探望許久不見的表姊、還有年輕時曾經待過的宜灣天主堂、聽他彈奏口簧琴……，為他留下人生最後階段的影像。」如果這些影像可以引導有心人透徹鑽研黃貴潮一生所累積的文化果實，「我想那應該就是這個計畫最深刻的意義和價值了吧！」

用影像來為文學作長照

雖然影像和文字是不同的載體，但同為「創作者」的身分，讓鄭宇捷更能感知前輩作家的內在世界。「所謂的創作者其實就是，拚了命地絞盡腦汁、用自己的生命選擇一個能夠打動他的媒材，把他的所見所聞加以演繹轉化。我要找的，就是讓他們心靈發光的那個『精神力』。」另一方面，由於她對於此刻臺灣需要的文化力有充分的認知，因此除了製作一部作家的傳記影片之外，她更在意的是前端的母片素材可以怎麼為研究者或有興趣者運用；故而彙整了所有的訪談逐字稿、並有系統地建立影像檔案，為的就是讓臺文館未來可以便利地開放這些資料。

回顧這幾年的歷程，導演說，剛開始或許確實對作家構成一種「打擾」，但「作伙」久了，就成為溫暖的陪伴。「我覺得我們在做的有點像是文學界的『長照服務』，其實也不過就是丟一顆文學的石頭，激盪起他們人生後面十幾年可能都沒有再觸碰的漣漪，透過聊天、訪問、回顧，跟著老作家看以前的照片、談他們或許自己也都遺忘了的作品。」用這樣的方式介入，然後離開，即使往後斷了聯繫，相信彼此都不會有遺憾。



- 1 為了讓故事和畫面更加立體，拍攝團隊進入作家的工作場域拍攝，此為黃貴潮的寫作與閱讀空間。
- 2 工作團隊在林立家客廳，與她一起看老照片回憶過往時光。



詩人林宗源。



詩人朵思。



「資深作家身影」哪裡看？

鄭宇捷導演

1980年生，臺南市人，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所畢業，現為自由影像工作者。創作專注在影音交錯與攝影機運動之實驗性，關心議題包含外籍移工、原住民、性別、環境、宗教等。作品有《行李》、《壞掉影片》、《蘭嶼鄉·朗島村·女人涼臺上》、《普度》、《壞掉一遍》、《困難的愛》。曾獲得南方影展新銳導演獎、金穗獎學生組最佳剪接獎、教育部 MATA 原住民數位影像大賽金獎、世安美學基金會作品獎助。

